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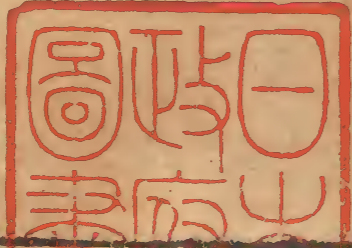
藝文類聚 六十八之七十三

庫文閣内		
五五函	二九	漢
七架	二四一冊	書類

庫文閣内		
三六函	二九	漢
一三架	二四一冊	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53
冊數	24	(18)
函號	364	07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儀節部

節

黃鐵

鼓吹

拍風

漏刻

節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田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之卒而不得

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卷六十八

儀節部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
飲食大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
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年又曰建元三
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
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
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又曰諸葛豐特立剛
直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
屬屬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

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奉節語章曰下欲收之
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官門自歸於上豐亦上
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又曰漢使王焉等
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
穹廬王焉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
受之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眾因上書言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放兵圍臣今復衛
命必陵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旣表拜如令匈
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眾不得已旣

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表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表梁元帝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絕終古有高前載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

候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顧日而麾

之日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矣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導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

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

陣亮設誘詭誦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

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

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銘蔡邕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振耀如

火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聲罔設介士斯休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東觀漢記曰段穎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穎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盤娛行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祭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此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舩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舩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大耳

江表傳曰周泰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泰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繖大請宮

僚使泰脫衣幘見其瘡痍通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
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
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泰以兵馬
導從出作鼓吹又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
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
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舩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
未足以報也

荆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
大車增鼓吹棨戟

俗說曰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問構內懷憂薄聞衆
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賦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
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
手乎曲折舒飄颻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
流音快惶依違合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唇吻
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咏悲
翁之流恩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
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

士頌威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坳奏君馬詠南城
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表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
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且濟世安宗寔在聖
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緣
寵成功未增榮於鏡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
於黑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慙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
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鑿藝諒其飾世教以之

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
戡難夷邦之業管竹疑其聲朱露玄雲旣錫上德巫
山芳樹以被竒勲

陳江惛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聽前事王文
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肩
以臣況此寔非倫輩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
迢遰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

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

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蜒獸以爲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

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耿修榦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玄鳥偏其增翥晞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

既在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靈鳥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聞闔揚而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晉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晞峻嶺於層城直

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
而獨榮朴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
翔象離鷗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
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驅豹飾在後歲蕤清路百僚允
則彰我皇度

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
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昃
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
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
族翩翩羅其側翎風蕭聊出其間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書夜百刻

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
日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
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
歲傳言得羽矣

賦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
形囿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既窮神以盡化又設

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
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塗而
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
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曾吐水無滯咽
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八極於千分度晝
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體也
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
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
平微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慮惻
日月之幽情

宋鮑昭觀漏賦曰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
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設謹戶牖而知天掩雲霧
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
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
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
於走丸神林迥而多慮心韃轆而勤歡望天涯而佇
念擢雄劔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
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銘後漢李尤漏刻銘曰昧旦不顯敬聽漏音思我王
度如玉如金又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

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
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五十未不
虔德衰于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微器理
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川
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
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地理得設一器
而萬事同倫

梁元帝漏刻銘曰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
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簡在窮神體智宮

裡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五
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
流五色涓涓靡絕龍首旁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
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絃斯直如渭斯清
梁陸倕新漏刻銘曰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
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競臨深罔戰
授受靡讐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來
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蕙焚晨生
尚辯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廻地旋曆象運

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
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
縮惑於立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
推啓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
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
焉銘曰玄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察藏舟測
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
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簡水無絕靈虬長注經
寸日輪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鑄昆
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

藝文類聚
第六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林

陵

王元貞校

服飾部上

帳

杖

屏風

扇

幔

塵尾

簾

薦席

案

几

帳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
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
乃止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乃大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又曰丞相公孫弘燕
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

不冠望見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此如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降上乃

盛施帷帳燒兜沫香香數百里又曰上以琉璃珠玉

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

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

帳甲乙帳名也贊曰興造乙之帳落以隨燔之於四

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秦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度

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

繡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東觀漢記曰桓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

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

侍講

漢舊儀曰祭天有紺幄帳

馬融別傳曰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

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

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

次相傳解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

畫之類身
月食昔卷之六十九
帳惡聞純素之聲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

詩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桂宮隨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烈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

撤之時上姊胡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三輔決錄曰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

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騫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座焉又曰曹丕與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城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武云北窓琉璃屏風實密似踈帝有難色

詩周庾信詠屏風詩曰昨夜烏聲春驚啼動四鄰今

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鈿繞杯脣何
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又曰逍遙遊桂苑寂絕想桃
源紗石分花徑長橘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
園定知懽未足橫琴坐樹根又曰高閣千尋起長廊
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聞絃澗水遶牕外山花
即眼前但顧長歡樂從今一百年又曰擣衣明月下
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
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姚又曰今朝好
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百紅新
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舫始復歸

賦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
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根易土委伏溝
瀆飄飆危殆靡安居足天啓我心遭遇微祿中郎善
治收拾捐朴大匠治之彫刻削斲等化器類庇蔭尊
屋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不逢仁人永爲枯木

啓梁簡文帝謝賚棊子屏風啓曰極班馬之巧兼曹
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業之嘉名電母之惚慙
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

梁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隔唯珍雲
母武狄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

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

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

玩前史一字褒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

谷之暖

銘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
直處必廉方雍閑風雅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
常

書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
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

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
便覩蟬翼間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幔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
禮將不如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囂擁谷水以縑幔
盛土爲堤灌城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
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

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符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

義旨乃就來宋家互講書百人隔絳紗幔而受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爲美亮有大兒
年數歲稚量之質便自如此温太真嘗隱幔視之此
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乃謂不減
亮

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映
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
致樽酒蘭缸當夜明

簾

說文曰簾竹席也

釋名曰簾單也布之單然正平也

禮記曰夫不在歛枕簾席鞞器而藏之又曰莞簾之

安橐桔之設也

方言曰簾宋魏之間謂之笙

今江東云笙也

毛詩曰下莞上簾乃安斯寢

孫卿子曰輕煖平簾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蓆之上先萑簾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

先本而後用末也

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

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

經一章以文二竹簾盡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

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簾褥一具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

牙細簾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韜赤花雙文簾

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純簾啓曰麗兼桃象周

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表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

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書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篁多品篠簟
雜名校色比竒獨此爲貴自舍蒼紫似久暴於柯亭
乍舒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
旅食南館高臥北牕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
龍之木文蜀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
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脩竹南湘點
淚喻也未竒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薦蓆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蓆釋也可卷可舒也

說文曰藟蒲子也可爲薦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蓆衣以綾紈之
衣

毛詩曰我心匪蓆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蓆夫爲人子者居不
主奧坐不中蓆又曰奉蓆如橋衡請蓆何鄉請衽何
趾蓆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蓆蓆間函丈主人跪正蓆客跪
撫蓆而辭客徹重蓆主人固辭客踐蓆乃坐又曰哀
公命蓆孔子曰儒有蓆上之珍以待聘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
爾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
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
師祗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
財不匱此之謂明王之道

楚辭曰瑾

鎮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
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
有竈是以不寒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
帝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坐公
不悅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訟不席
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
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也

莊子曰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合堂同席而坐

魯連子曰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儉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記曰陳平以敝席爲門又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羈席坐之又曰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

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慙俯刮席與小常侍語又曰王常與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又曰張禹爲太傅尚

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諫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許敬字鴻卿其更有誣君者會

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盧毓吳州論曰常山爲林大陸爲澤蒹葭蒲葦雲母禦席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離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爲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爲牀艾爲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

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
席

詩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河洲
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坐奉金卮但願
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淥潭側雖無獨
繭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夜
闌飲佳人時安息

銘後漢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過賢直時所有

何以羊豚

案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
甚恭高祖箕裾罵之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
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
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

烈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

此有何急來歸無忌耶使人於殿下視之左右顧望
一鷄在屋上而飛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
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爲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
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又曰上
欲封傳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持詔案起薄太后大怒
曰何有爲天子反爲一臣所制耶又曰朱博爲御史
大夫爲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

味案上不過三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
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
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
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
案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又
曰梁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庶下爲人賃舂妻爲具
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
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自有
青縑帳於屋下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
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
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銘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織銀卷足照色黃
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
曲厠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
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
勗

几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
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綦

音隱几不然乎
今何故更然

戰國策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眄視相使則斯
役之人至

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盩曰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盩也投之以
几出於其間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邵舒緩養名博奮髯抵觸其几曰觀齊兒欲以比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令太史選其可用者又曰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

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辟權戚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

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詩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獻光儀勿言素韋絜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杖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禮辯親疎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我哉

詩梁到漑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曰邛竹藉舊聞靈壽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旣班爛質性甚綢直所以天天直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接屢經芸苗植

梁任昉荅到建安餉杖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鄰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紆我百憂嘔坐適雖有器臥遊苦無

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賦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書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巒妙匠鑿乎林阿顧眄乎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躊躇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眉額朗金爲其觜距

周庾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荊州外白有人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今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櫛齒乃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唯我生民雖復疏條勁柘促節貞筠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唯耻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袁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輮據斯直杖杖之爰茂

贊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輦以寧寢杖以扶危

銘漢劉向杖銘曰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奇幹寔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爲杖扶危定傾旣憑其實亦貴其

名

後漢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晉蘇彦邛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篠蕩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道遙神王

晉殷允杖銘曰二老晨征匪杖不逮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捨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玄術杖必不撓無取藉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善文類聚 月令部卷之二十九
晉傅咸叩竹杖銘曰嘉茲竒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
示世於式

晉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籊籊鮮幹秀彼崇嶸下
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質靈薈作
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節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
騰雲鳳躍示異玉神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
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

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

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
也冬日不用綈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又曰炎
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

語林曰庾廙爲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
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
夔牙先聆其音廙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裘宏機對辯速後宏出爲東陽
郡時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
云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合座稱其率而當

詩漢班固竹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團方來風
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漢班婕妤扇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
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
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蔑疑秋
翼蟬團取望舒景

齊丘巨源詠七寶閣扇詩曰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
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畫作景山樹圖爲河

神生風長袖際晞華紅柳津拂盼迎嬌意隱映含歌
人

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
氛終無顧燕子誰爲一揮軍

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信非玷學月且爲輪搖風入
素手召曲掩丹脣

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
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

梁高爽詠畫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彩何足矧直爲
發紅顏謬成幄中扇年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妝

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孤飛鴈
陳許倪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
彰巧笑猶足動衣香

賦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
桓帝帝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
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淶水之
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陰
形五離而九折蔑蹇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
蜺之烟熅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
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飄

動乎綺紈

吳閔鴻羽扇賦曰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產
九華之中澤邁雍喙之天聰表高義于太易著詩人
之雅章賴茲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于時况融持
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熅隆於雲漢咸
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蔭玄雲運
輕融以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纓
之繽紛袞坐侃以怡懌咸俯節以齊歡感蕙風之盪
懷詠棘心之所歡於是暑氣雲消獻酬乃設停神靜
思且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

逸翻翻弈弈飛景曜日同暎素於凝霜豈振露之能
匹
晉張載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絜飄縞
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
日月雙趾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
傲儻踔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修蟠榮子
余之織繳弋翔冥之鷓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
爲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竒選妙絕色寡雙鵠質
嗽鮮玄的點鋒脩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
爲儀詩美蕭蕭之容是以停之如洒鵠揮之如驚鴻

飄纓蕤於軒幌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
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晉傅咸羽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旣勝於方圓
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况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
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二妙差剖
篋於毫縷體荏苒以輕弱侔縞素於齊魯此因資以
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
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簞甫又扇賦曰天道行而
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

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墮以外流氣鬱
結而內沉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衿怨微飄之
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蕪弱手纔動而慙心
心取儘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
是日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
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
起乎金商秋日淒淒白露爲霜體斂然以思暖御輕
裘於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
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
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

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
爲扇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
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
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箴甫舍茲器而
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
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熟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
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因體後而
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竒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
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
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弈弈含鮮風之微微襄

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
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翻
翻與耿耿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翻抄
晉江道扇賦曰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嶠育庶
族於雲夢散宗傳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
理揚瓊澤水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
以暑制舒衣於一掌引長風乎曾衿蕩煩垢於體外
流妙氣於中心

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
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焦枯金沙銷鑠
火山熾寒泉涸能使溽兮似秋隆暑斯却

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稚女宋鄭之妙工織
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極江南之巧
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鈿
澤墨則上黨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
兮始鳴秋蛾兮初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衰行
梁周興白鶴羽扇賦曰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而陽
止旣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駢瑤剪雪盈華寫
縈通春似介點首如翳縈吹動髮環涼入衣悽兮若
秋之暮慄兮如雪之飛

頌晉劉臻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軌引曜丹塗麤
宿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允降素獸震
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靈
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倚永錫難老與
時推移

贊宋謝惠連白羽扇贊曰唯茲白羽體此皎潔涼齊
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以御炎熱

銘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班生贍
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
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思深難

恃愛極則遷秋風振至遠管長拍勒銘華扇敢薦夏
筵梁簡文帝紗扇銘曰



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翮風流五明
氣重若此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翠並霜文子淑
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
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慕聽聆式範樞機

麈尾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詩梁宣帝詠麈尾詩曰匣上生光影豪際起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銘晉王導麈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

宋張悅瑋瑁麈尾銘曰移珍西岳費藻南濱凝華淡景搖綵爭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麈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負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壁

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啓梁湘東王謝東宮賜麈尾錦帔團扇等啓曰揚雄口訥本貴談端田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風既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服飾部下

枕

香爐

被

縵

如意

胡牀

火籠

枕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又曰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歛枕篔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爰之

藝文類聚

卷第六十九

一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
溫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
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曰黥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
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中計未可知出下計
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巡見父鋤於道頭
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
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
行之轉少齒生

賦後漢張紘環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
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
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陶之蔓
延或如克絲之煩縈有若嘉木之垂穎又似靈芝之
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
其似鳥者若驚鶴之徑逝或類鴻鸚之上征有若孤
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
而流精何衆文之罔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
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
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旣麗且

開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脣珠碧之飾助不煩錐鋒
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罔觴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
露真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璣璠富也美梓逡巡
不敢與竝相思庶幾晞風於未列神龍之姿衆鱗相
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
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瓌既剖
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
曄春榮

銘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
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晉蘇彥楠榴枕銘曰珍木之奇文樹理鮮欒稜方正
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
繼以高詠研精上玄頤神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
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着故能忘情
藏張紘瓌材枕箴曰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
升于氈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
冠御于書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
適性和神

啓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既使延齡
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

含火方得葛洪之說况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
非匹稱榴未擬

被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
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廷詰弘誠忠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
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
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
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

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
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
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
囊而已上聞歎息又曰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
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
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
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

息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為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賜錦被不敢當

烈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
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
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
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僕
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梁劉孝誠謝賚錦被啓曰色豔蒲桃采踰聯壁鄂
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
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釋

釋名曰縹人所坐褻辱也

張璠漢記曰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生皮
釋

魏武帝本紀曰上儉率茵縹取負無有綾飾

吳志曰張昭非魯肅頗毀訾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
母帷帳氈縹

釋

張璠漢記卷之七下

五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後衣夜則累茵緝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書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宜靜謝公出歎之

啟梁元帝謝勅賜緡啟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緡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春非遙挹婁無遠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荅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崗起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

氣此抑是乎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嘗謂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啟梁簡文帝謝勅賚水犀如意啟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名儒祈驪駒之辨熊飾寶乃子桓惡其賚旄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

胡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

操恚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渡得

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

留以桂柱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為事常至洛陽貨畚

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直

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語猛且住樹下當通府君須臾

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曰侍從十許人有一人

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

拜即十陪酬畚又遣人送猛出既出顧視乃嵩高山

也

郭子曰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

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

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意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

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

浩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適俄而庾公率左

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

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坐

詩梁庾肩吾賦得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
中京定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空對遠客命旅誓
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七六被
薰籠三衣薰籠三

詩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
因炎入貂袖懷溫奉芳蓐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
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

復毫分織作迴風縷製為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綠
接細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啓梁簡文帝謝勅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
向飛慈澤與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彫斯早節文華
九折用美十鑪

香鑪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
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
香鑪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厠還過香鑪上主簿

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與見遂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岳記曰衡山之岡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銚及瓦香鑪

古詩曰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

榮色何雜繚繚繚更相鮮麝麝或騰倚林薄杳肝眠
掩華終不發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
寒蟲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賦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產
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
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寵從象鄧林之阡
眠於時青煙司寒紅光翳景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炎
熒內曜苾芬外陽似慶雲之程色若景星之舒光信
名嘉而用美永爲玩於華堂

銘漢劉向薰鑪銘曰嘉此正器嚙巖若山上貫太華

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穠更薄
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步搖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
成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
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糺

詩梁范靖妻沈氏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縈翡翠寶葉

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
動瑤瑛但令雲髻插蛾眉不易成

釵

釋文曰义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螿戴瑋瑁釵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十其緣可作釵

世號靈釵

詩梁湯僧濟泄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
井邊摘花還自比插映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
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

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賦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思於雀
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
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
脩勅理桂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
流眄閑步輕袂翼翼特炫豔以相適常逍遙而侍側
昔先王與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箴後漢崔瑗三珠釵箴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
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讚靈

啓梁元帝謝東宮齋花釵啓曰藍亂九衢花含四照

甄文頌

長節部卷之七

田文之珥慙於寶菜王粲之詠慙此乘逆九官之璫
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
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梳枇

說文曰櫛梳枇摠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疎也枇言其相比也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左傳曰晉太子爲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
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
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

不敢從亦不敢言

十洲記曰臨海興安縣東外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

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谿墮櫛於此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筮謂公卿曰延筮有王佐
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常味爽櫛
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
尼春秋當時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慎勿迷
其本棄其生也

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今日
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

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賦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囊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燧自進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漢書曰陸賈使尉佗留飲數月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詩後漢趙一客秦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魏繫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目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賦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

賦爾乃裁茲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羈
之蟬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雜細
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首學夫桃
於暮春

鏡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勝物而無傷
韓子曰古之人口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
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
鏡無以正鬢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戰國策曰鄒忌身醜之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
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
不如明日徐公來已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
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
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
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
親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寡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
之乃援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
蜀王本紀曰武都才夫化爲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

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檐上於成
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檐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海內玉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
會葬無資自以致齋摩鏡具自隨每所在賃摩鏡取
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

抱朴子曰或聞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荅曰用明鏡
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
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仁以耀明故鑒也
潯陽記曰石鏡在山東有一團石懸崖明淨照人

吳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
公子澹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
死

詩梁簡文帝鏡詩曰錯鉢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水
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
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
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
南竹堪能見四鄰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擘此鏡照蛾眉言照長

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
故物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
覽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爲出
繭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可闌金鈿畏相逼蕩子行
未歸啼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猶
可恨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刷鬢袖俱移唯餘
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憐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
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迥相同猶嫌
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賦梁劉綬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鍾將絕窗外明來帷
前影滅階邊就水盤中先映訝宿粧之猶調笑殘黃
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窓而取鏡世間好鏡自
無多唯聞一箇比姮娥曾經王女照屢被仙人磨光
明粉可憐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
日寶茱萸銀纏辟鬼呪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
是畏釵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

御史玉花簾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元
晃眼早風吹面臨折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
尚卷殘粧已薄無復唇珠纔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
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
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
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
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
鏡屢競學生情爭怜今世髮齊故略眉平猶削飛花
導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躡黛難油檀脂和甲煎澤漬
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

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
暫看弦繫懸知纈纈衫正身長裙斜假襪真成箇鏡
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晉傅咸鏡賦曰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
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詳猗猗淑媛峨峨
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陽以自鏡
競崇姱以相輝

銘梁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玉英水輝沼清高堂懸影
仁壽擗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陳江撝方鏡銘曰此鏡以照着衣鏡皆圖刻八卦二

十八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彫麗也玄枵命巧仲呂
呈祥金鑄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
擬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
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為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
衣冠

襪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
為廷尉王生顧曰我襪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
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
臣吾故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
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
相難數事罷朝特賜履襪

會稽典錄曰賀劭為人美容止瞻視動靜有常與人
交久益敬之至左官府左右莫見其洗沐坐常着襪
希見其足

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
以卷元其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
鍾育化
求臻

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且貞行與

祿邁勤以福并南關北戶西巡王城翺翺萬域聖體

浮輕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舟車部 舟一車

舟

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共鼓貨狄黃帝二臣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舟庶人乘桴 造北舟為橋也維連四船也桴也併兩船也特單船也桴維木以并也

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船舩也艘海大舩

山海經曰番禺始爲舟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制
墨子曰聚作舟

廣雅曰艦大船也舫舫船也蒙衝艚舳舫舩舫舩
舟也

釋名曰舩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也舩上屋
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
其上曰翟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人驚視也又曰舩三
百斛曰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不傾
危也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
也又曰外狹而長曰鯨衝以空敵曰舩自關而東或

謂之舟方舟或謂之杭南楚江湘凡舩大者謂之舩
小舩謂之艇

說文曰舫併舩也

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又曰二子乘舟思役壽也衛宣
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又曰汎汎揚
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又曰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

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冠雉亾無日矣不顧而
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又曰齊侯
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吳伐楚陽丐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
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

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復其乘舟餘皇又曰夕晉程
飢使乞糶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
汎舟之後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
河故敗而先濟也

太公六韜曰殷君喜爲酒池迴船牛飲者三千人又
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
濟於河

周書曰周成王時於越獻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
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
上則君危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
負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
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又曰桂擢兮
蘭棹斷水兮積雪

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

夾繞其船次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
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
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之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舸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
人乘舸舟而浮於江湖又曰楚人有乘舸而遇大風
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
而反忘生也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又曰公孫龍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
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日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日無公孫龍日與之弟子
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
呼者呼之而航來

說苑日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鳥立
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日願把君之手其
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日君獨不聞鄂君
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
張翠羽之蓋會鼓鍾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日今夕何
夕兮塞州水流今日何日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
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
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

列女傳日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
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日妾父從
君王將渡恐一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
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
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日妾居河濟之
間習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
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

郭林宗別傳日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

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士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策塞驢而欲尋追風擢藍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蘧淡傳曰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嚙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舳舻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揚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掾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掾船特犒處乃改其名爲特犒犒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爲遜祖道上賜遜御船一舫繒綵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
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
免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實
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幙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
風猛火盛延燒岸上營曹公軍退敗又曰呂蒙襲關
羽至潯陽盡伏精兵於構樨中使船中搖櫂作商賈
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又曰董襲討黃
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楫欄大纜繫石爲石襲
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河

突入蒙衝裏身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擡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纓蒙
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又曰甘寧厨下兒有過走投
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
之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
諫乃止

晉官閣記曰池中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
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合利池有雲母舟
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旣成婚香便去絕不來

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遙往
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
其婢舉扞之巖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
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
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大戰蜀
賊以桔槔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
餘丈

荊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廬山上有一湖中有

敗船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
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曰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
見周瑜船馳還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
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
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
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
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
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

之三百舸爲前鋒進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
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間知而虜悉已
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鑊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
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鑊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
禁唯失一舸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
從事韋詣解列先風間餘姚令何玠之造作平牀一
乘舸舫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玠今官詔
可其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伏誅道濟朱下少

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舸孔鑿若新使匠
作舸舫勿如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爲不祥殺三巧
手欲以塞僮匠違約加斲凶兆先邁矣

臨海記曰白鵠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舸舫

詩梁江祿津渚敗舸詩曰可愛木蘭資可憐丹桂質
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船長埋沙巨舸難出
陸沉成許去無復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
蕩邁飛雲凌波漾鷁采映水煥蛟文電流已冠絕鳥
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茲歧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
汎荷分蘭櫂沉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
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
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船鷓汎青鳧後雞鳴
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
限神仙又與錢玄智汎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
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津女渡楫動渭
橋橫風高鴈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
岸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

賦晉棗據船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棹

之... 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
以... 舟濟渡汲之絕軌越巨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
質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
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
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

舟

贊晉王叔之舟贊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
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枻清謳

銘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
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
也不揉治而自真曲故言垂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養萬物也

括地圖曰竒肱民能為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竒

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

管子曰奚仲之為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

機捉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詞動作皆中術

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
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
斲削

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
奚仲加馬

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
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

史記曰封禪為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
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

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揀以
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
俯則察地理前規睹則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
教之道也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
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
為五時副車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

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爾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
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
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周書工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
木以為車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
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
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

王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國君七八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又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鄭伯之車僨于濟又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軻而走又曰天王使冢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又曰狄人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又曰奚仲爲夏車正又

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又曰慶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又曰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又曰
孔子適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
雍渠駟乘使孔子爲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予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
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爲也王曰何對曰臣自侍衛
夫子已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
素好儉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
夫觀物之麗靡窈妙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
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鞞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爲

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鞞者不祥下車而去
之然後國人不爲

尸子曰文軒六馱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匹則
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
者得車五乘所治愈多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背羽蓋金華又黃屋左翹金
髮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翹者以旄牛尾爲之大
如斗在左駢馬頭上金髮者馬冠也

詩梁戴高車馬詩曰鞞洛風塵處冠蓋相填咽多稱

魏其冷競隨田蚡熱輪趣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
悉蒲萄訓言盡飛鐵東都地已鑄西山綬應結期集
類蒸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
銘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
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
法天之陽正位受綬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
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
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
師惟道是式箴關旅賁內顧自勅匪望其度匪怨其
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
思恭望衡顧較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
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
若虛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
動不相離合之謙嗟疏達開通兩輜障邪尊卑是從
輓軌之用信義所同又天駟車銘曰奚氏本造後裔
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駟并合出入周通追仁
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食物部

餅 酪 蘇

肉

脯

醬 酒

食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為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

也

周禮曰王齊則玉府供玉食又曰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嘗放焉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遊遊汎若不繫之舟

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爲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憐之強爲之食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著處也又
曰皇甫謐姑子梁抑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抑
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
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啓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桓柏寢之
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榛糗漿五杏七桃靈
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
於萬株陳湯木滋林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竒多
慙品族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應獻牛牧飯出龍宮
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捺

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
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
可捐殊私難答

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
殿舊禮義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
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
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旣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
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
席遂飲瓊漿

移梁吳筠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

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
覺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羞難得而覩綵也
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
寤寐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
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夏高堂連闈洞房
綺窓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
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
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
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
為鷺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為君

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
秋禦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
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
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牟
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鈿洞庭負霜之橘
仇池蓮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
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
色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接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

抵寡人中此為諸侯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口詔賜從宮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宮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

下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臯綠蔬之荷洞庭紫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苴千里尊羹萬丈名膾氣馨若闌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為不祥於人為憊義

餅

怪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

身之類聚 卷之十一 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三輔決錄曰趙歧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歧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高曰買幾錢賣幾錢歧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賦晉束皙餅賦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說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弘時故大官丞

賜賓客漿酒藿肉 視酒如漿 視肉如藿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明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啓梁劉孝綽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鷁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邁迂復等受釐預頌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脯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骹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三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

遺之宜孟吏賜之脯三束而去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闕夫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
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論衡曰儒者言泰平時筭甫生於厨中厨中自生肉
脯薄如筭形

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饌擗脯而
行云是麟脯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
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千餘人共舉不能勝
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

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

啓梁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
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獵李廣馳射遠歸
於厨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

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甑甑音部水
甑名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醎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啓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甘退成

可陋蜺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
流歎羞無辭箋

鮓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
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勳孟宗爲監魚池司馬罷職道
作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爲母戒言唯聽
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
母曰汝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耶乃
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
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
積下得白魚所作也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
一坩鮓餉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
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啓齊王融謝司徒賜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寔罄乘時
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鮓魚之最

陳周弘正謝勅賚紫鮓啓曰珍韜江浦味越名川昔
聞八駿東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
菜豈如兩階于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有太玄之酪

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

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萼羹未下鹽豉

笑林曰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蘇來知是何物也

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儉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

啓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啓曰曠阻陰山之外耿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蕩薇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從車百

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為親負米而不可復得也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

漢書曰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秦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長安之米

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為山川地勢

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

雖為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

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

羸者

九州春秋曰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為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為薄粥與眾共歎之

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為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告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定僑札之分又曰全琮父使琮賚米數斛到吳有所
市具琮至皆散空舩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
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
報父便以竒之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
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說曰郗嘉賓餉釋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
愈覺有待之煩

啓齊王融謝勅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
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塵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

外恩橫集天私安委

梁簡文帝謝勅賚長生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
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鳥暮律向遊
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
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官賚米啓曰泚水鳴蟬香聞七里瓊
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
濫便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王爲
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
地方誦文學之篇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竊以月滿

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
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賚米啓曰比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
榆皮於秋塞掘蟄燕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
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
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曰先王爲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樽有敗酒將

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

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

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

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

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傷於是歧下食善馬者三百人
馳冒晉君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繆公以善
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
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
乃皆賜酒而赦之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
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
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

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漢書曰百米旨酒

百日之米酒也味或作米

布蘭生

芬布列若蘭之生也又

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

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

天酒甘露也不

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

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又曰西北荒

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土有玉樽

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

死長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
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
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
處也上使按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
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
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
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
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
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旦進樹酒降神畢各舉椒酒
於其家長

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
賢者清酒爲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
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

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舉觴勸豫
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

所施其愚巧也

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柏浮酒地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伶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呪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詩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

大笑發言各不領

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遂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燃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梁鴈何時報君恩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擬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瑩角非難取椎輪稍可催只言千日飲舊逐

中山來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慘蒼茫
雲貌愁鳥寒栖不定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岸
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又荅王褒餉酒詩
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
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
中

賦漢楊雄酒賦曰子猶甌矣觀甌之居居井之涓處
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
牽於纏微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
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

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魏陳王曹植酒賦曰余覽楊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
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
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失禮
而辭楚侯羸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
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
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
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謹
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嘖蹴辭觴或奮爵橫
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

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生所禁君子所斥

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二事醜沉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二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徃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皆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憂舞談易作難大禹

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鄙酒賦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徃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泝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爲其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旣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體淳色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

矩坐四周設罍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之
綺錯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
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
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迴軌
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
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誠罔非酒而
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嘉衛武之能悔
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徃古垂將來於茲篇

〔頌〕魏劉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
期爲須臾日月爲牖戶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
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
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
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
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甕承槽銜杯歆醪奮鬚箕踞
枕麴籍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引〕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
修卬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
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
東魯鄙蜜甜於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
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

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戒晉庾闡斷酒戒曰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厓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瓚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墜抑其小節而

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庾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實曰唯敬承德音

啓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他街壁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

聖人羞得連類

書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
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
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鐘無以
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彘
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
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
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
令故鄴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餽糟歎醜
身困於楚猶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終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雜器物部

鼎

卮

鉢

盃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
之金鑄鼎荆山之下以入山林川澤魍魎魍魎莫能
逢之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圓弁上謂之鬯鬯子鼎附耳
外謂之翼

藝文類聚

雜器物部卷第七十三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
金鉉利貞上九五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貫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綵衣其紕載弁侏侏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鼎及鼐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日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
立之以郕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
廟非禮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離宮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
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又曰徐子及郟人莒人會
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墨子曰巫馬子問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
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若夏后
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自
若之龜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

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
哉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
赤鼎絕臚死又曰秦武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
土得鼎鼎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
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
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今

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者心
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合明
應制曰可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八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

之鼎高府太倉也形九龍於鼎以為各言大鼎鞭平王之墓舍昭王宮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

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讓

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成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

天大雨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貢寶鼎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閭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椁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南越書曰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旣而執紉者莫不疾耳盖尉他之鼎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涖而盈煙煨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後漢崔瑗實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成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寶君臣亨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則後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爲務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鸞黼黻琫弋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
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定律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
成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使
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王鉉布交文金丹
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疏麻長貽

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
蓮華

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
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
一把滿亦隨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邑王花然
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

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四壁裏
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
金絡絡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又曰摩竭提國
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
十里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
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
浴竟於水邊噉糜噉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
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船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養
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
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

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
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
深自愧歎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人之貴有訪仙
經鐫刻可竒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
於簞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首製極範金
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
器中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
有觀遙先齊寢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壺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盃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彦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戶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異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壺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啓梁皇太子謝勅齊廣門壺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瑰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盤

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敦玉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曰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

刻戒於盤極猶盡也君子新其德盡其心力不有餘也

左傳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教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啜盟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

九人曰公相與啜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

桃須更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

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矣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取太素園盤以

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舉

詩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乘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穹成圓且密

賦魏毋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

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

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

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

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為薪詔

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毆陰陽而役神物豈取

力於烝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
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蓬萊實神
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閬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
若紫霓下鄰雙鳴集焉卽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
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旣平且安越古
今而無匹信竒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
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銘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旣舉清觴
又成口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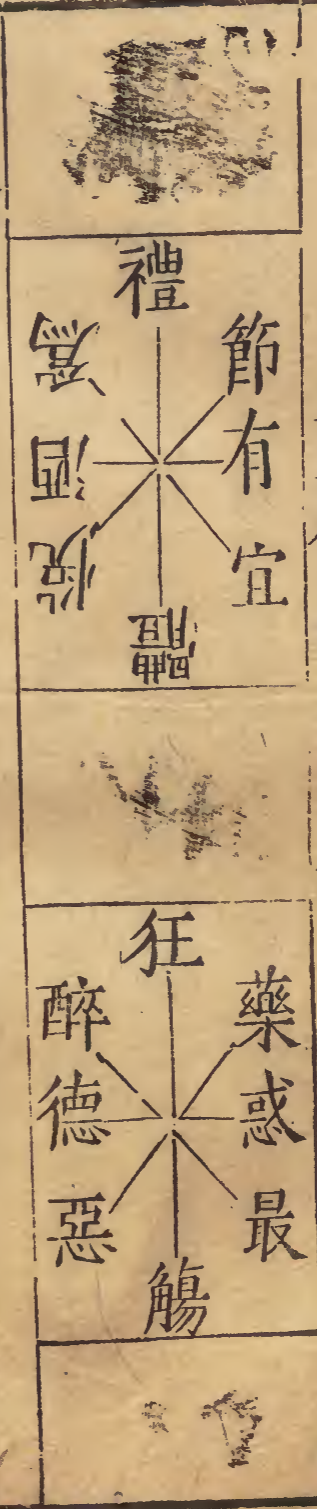
魏母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瑰

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
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零露是集有直其
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
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

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岩岩承露峻極大清新石
礪_曰碑洪基岳停下替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克翔鳳
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
歸義祥瑞混并鸞鳳宸棲甘露宵零神明攸協高而
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
繼跡弈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

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樽

爾雅曰彝白罍器也小罍謂之坎白中樽也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又曰泰石虞

氏之樽也山罍夏后氏之樽著殷樽犧象周樽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以文之其斷在溝

中也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

得其宜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萬石樽

則曰汗交言其重也又况嘉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

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

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

之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事之不敢有闕時請

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

獨東向正坐

禮記卷之七十三

十

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永上遣王霸討之霸至
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冑樂賦賦賦懽呼雨射營中
霸前酒樽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
無憂矣

詩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懽娛明爵浮象
樽珍膳盈豆區

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壘犧象
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樽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荒

過則荒沉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勛
後漢李尤樽銘曰樽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

琢錯帶
晉孫綽樽銘曰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
為人虛以含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廷我嘉賓興懷

鼻詠聊以標設詳觀茲器妙巧竒絕酌焉則注受滿
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

忘知
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茲竒器
神絕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鳧鷖之詩豈伊異況

卮

韓子曰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泄羣臣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世妻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

蛇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卮

漢書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又曰初何武為郎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邸春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

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
賜卮酒

賦晉傅咸汗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
墮之不絜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汗辱乃喪其所以爲
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寶稟乾
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
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
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匱之不若

頌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宸執胃覆珪運斗
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

杯

山海經曰大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也卮匱之屬也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爲
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

文子曰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聞河水不見
泰山

韓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上
形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肉

胎又曰樂羊爲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
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大
也一杯酒甘蠟潰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
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於庭中以向天比旦
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書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
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弃市上大怒曰吾屬廷
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意也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

一杯土

不欲指言故
以取上喻之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

后言之乃許之又曰元帝徵貢禹爲諫議大夫禹奏
臣當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
下也又曰王嘉爲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
有詔收謁者即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吏涕泣共和
藥進嘉曰將相對強吏陳寃君侯宜引決嘉引藥
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
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又
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

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飯

論衡曰河東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

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淒愴飢

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王逸子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

遠能絕殊也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鳥頭向其腹

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晉康

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

於外特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

曰即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銘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權民之歎

德乾餼以愆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為杯大之為聞杯聞之用無

施不可以飲以享慎斯得正周公之美駑公為病

梁陸倕螽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實同螽測形

勻樸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比挹誰謂誰緩

盃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死謂之盃

說文曰盃小盃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
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
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自削置膝上呵之
曰卿見和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
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共各一
銀椀至二更時街放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咸康起居注曰詔使遼東使段遠等琉璃盃

賦魏陳王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
之峻滔采金光以定色擬胡陽而發輝豐玄素之焯
華帶朱榮之歲蕤緼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
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
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彼仁聲夷慕義而重
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
色燦爛文若點成鬱翳雲蒸蛇蜒龍征光如激電影
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
目由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起羣寶而特章俟
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

而不忌

魏應瑒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竒生
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喻朝
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裔擘豹變而龍華象蜿蜒虹之
輔體中含耀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綢緼
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
飛菁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徐幹車渠椀賦曰園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
容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瑀盤因歡接口媚于君顏
晉潘尼琉璃椀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竒

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
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
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閭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
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因麗飛塵靡停灼爍芴燭
表裏相形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
以內澈清醴瑤琰而外見

陳江總瑪瑙盃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於瑋麗
豈匹此之音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漬
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即羞其馬勒于時
北園清質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

蟬無風而引短路鳥出迥而飛長副君海亭岳峙紙落

金爵獲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

阜觴即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盈稍酌而延壽

仰天縱之豐物銘歌器兮何有

書秦嘉妻與嘉書曰分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

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表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則離以為悵用分致懣

一劍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天地

流鈞不異遠近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